

歲月沉沙

曾廣就著

Life of Remembrance
Kuangchiu Tseng



LOS ANGELES U.S.A.

2008

本書記述了作者苦難的童年，求學上進的青少年，奮發圖強艱苦創業的中老年和歡樂的晚年。反映了當時農村和社會的一些風土人情，并激發了愛鄉愛國和熱愛中華文化的情懷，內容豐富，文筆簡樸，值得一看。

古集華謹識
二〇〇八年三月

歲月沉沙

Life of Remembrance
Kuangchiau Tseng

目 錄

家庭編

頁次

1、染色之旅.....	1~2
2、牛郎織女.....	3~4
3、指腹為婚.....	4~8
4、不肯服輸的野兔.....	9~12
5、人生八十迎金婚.....	13~15
6、金婚金吻.....	16~16
7、我的兒子不是耕田的.....	17~18
8、老驥伏櫪.....	19~23
9、姑姑哈哈笑.....	23~24
10、人忙車急.....	25~27
11、孝敬之道.....	27~27
12、吾愛吾娘.....	28~36
13、因果報應.....	37~39
14、魔妓附身.....	40~41
15、賭博.....	42~42
16、疑神疑鬼.....	43~43
17、多疑.....	44~45
18、食肉不如養肉.....	46~48
19、憑真本事.....	49~52
20、孫女出遠門.....	53~53
21、族裔延綿.....	54~56
22、我家的換新姊.....	57~59

生活編

頁次

23、自作多情.....	60~63
24、翁與婆.....	64~64
25、大姨的眼淚.....	65~65
26、獨臂丈夫.....	66~66
27、李大姐.....	66~68
28、移民.....	69~70
29、黃昏之戀.....	71~72
30、爛泥糊不上壁.....	73~74
31、祖孫比好玩.....	75~76
32、美容師姘上惡漢.....	76~81
33、農夫耕種水稻樂.....	81~83
34、農援趣事.....	84~85
35、我發過哮喘症.....	86~86
36、豆腐渣的利用.....	87~87
37、蒸製全麥饅頭.....	88~88
38、年糕和粉筆.....	89~89
39、最環保的殺蟲劑.....	90~90
40、空心菜的水耕栽培.....	90~90
41、饋贈棕櫚.....	91~92
42、忙中有錯.....	92~93
43、走得安樂.....	94~94
44、芳香人間.....	94~94
45、適可而止.....	95~95
46、大車禍.....	96~97
47、入鄉隨俗.....	98~99
48、傻勁.....	100~101
49、美國貨.....	101~102
50、紅色的跑車.....	103~104

51、同事之誼.....	105~106
52、鳳姑婆的腳尾飯	107~108
53、老伯負氣出走歸來	109~110
54、緣份.....	110~112

創業編

55、成功者的表率.....	113~113
56、沙上城堡.....	114~115
57、短線交易	116~116
58、仙蒂颯股票	117~118
59、賭徒敗北記	119~120
60、中彩	121~124
61、阿獸買屋出租.....	125~128
62、嘴邊的肥肉	129~131
63、我在臺肥五年間	132~135
64、談經驗、經驗談	136~138
65、窮則變	139~144

學校編

66、我們的天下	145~145
67、愛錢的同學	146~148
68、演好一齣戲	149~152
69、參加梅州母校百齡慶典憶往	153~155
70、奉行敬業樂群	156~157
71、梅中生，梅中魂	158~159
72、反譏	159~159

73、拜祝趙師母 105 歲生日簡記	160~161
74、浙大予我	162~163
75、老師的學生	164~164
76、黃牛	165~170
77、心痛	171~171
78、吃豆腐	172~172

本書承摯友古集華學兄督導印刷校
訂并寄發，非常感激！

注：1、本書保留著作權。

2、本書所記，如情節與汝相似，皆屬巧合。
請勿對號入座，興師問罪。

3、本書採用繁體字，但仍雜有簡體字，請指正原諒。

1、染色之旅

孫兒孫女在美國出生，平日參加節日慶典，舉起右手，用左手按撫着心胸，雙目注視着星條旗，唱美國國歌。他們會順理成章地歸化為黃皮白肉的美國人。

他們在學校研習各國地理歷史、閱讀世界名著。拜讀那本曾獲諾貝爾文學獎，賽珍珠寫的「大地」後寫讀書報告：[…中國既貧窮又饑亂……男人可以娶很多妻子……]這些出生在海外的「龍的傳人」，受良好的教育，心腸正直誠實，長得健康魁梧。就是不曉得尊敬爺爺的故鄉故土，讓我心裏很窩囊。我教他們「大地」是很久以前寫的，是中國的過去，不是現在的情況。像美國猶他州鹽湖城的摩門教徒，以前也是多妻制，但現在和中國一樣，都是一夫一妻制了。

好在他們從小放學回家後，被迫要說母語，現在才會說些中國話。今年，孫兒剛考取駕照，在他們出去闖世界以前，先帶他們回中國旅遊，染染他們的肉色，洗洗他們的腦袋。

第一天觀光北京。他們驚見古代的皇帝出生、讀書、成長的宮殿，壯麗堂皇。想象皇帝坐鎮在正大光明殿上的王座，和大臣議國事，統治天下，威鎮八方。宮中珍藏着很多從世界各國朝貢來的禮品。莊敬的天壇，是皇帝率文武百官祭天的廟宇。美麗的頤和園是皇帝領導皇親國戚遊樂的大花園。占據整座山的明陵是明朝十三位皇帝的陵墓群，築有地下宮殿。長城是抵御外敵的保壘……。

當他們爬上長城八達嶺，我指着天空說：「美國太空人登上月球後，回觀地球時，祇看得見地球上一座人工的建築物，就是萬里長城。想想看！長城遠耀宇宙，多麼雄偉！」接着遊蘇州，看到秀麗的庭園，亭臺樓閣、小橋流水。遊杭州，欣賞絲綢和手工藝品。泛舟西湖，遊覽三潭印月等美景。到上海，遊黃浦江，坐高速電車，

看摩天大樓，十里洋場。到各處觀光，看到當地人群抬頭挺胸，開開心心。穿着比他們「美國仔」還漂亮。他們背着照相機，聽聽看看，參觀一處又一處，一景又一景，一面贊美，一面拍照。

旅途上，孫兒孫女慢慢聽到中國著有四庫全書和康熙字典，可以媲美大英百科全書和韋氏英文大字典。中國有高雅的詩詞歌賦和音樂藝術，早期的日本、朝鮮、越南都派人來留學。中國是世界上散文作品極豐富的國家。中國最早發明火藥、印刷術、指南針。他們高中選修的三角學上，有道公式叫斜邊平方等于兩側邊平方和，在中國古代便有相同的斜邊即弦方的平方等于勾邊的平方加股邊的平方，叫勾股弦定理。曹衝秤大象的故事，說明古人早就知道「物體在水中減輕的重量，等于它排開水的重量」，國外叫「阿幾米德原理」。

孫兒女翻閱航機上的旅遊雜誌，除看到北京、蘇杭和上海的美景以外，還看到喜瑪拉雅山的雪峰、長江三峽、桂林山水、昆明石林、麗江玉龍雪山、九寨溝和西安兵馬俑及敦煌石窟等，很多壯麗的天然或人工的景致，羨慕不已。

他們細閱雜誌上的世界地圖。從三萬多英尺的高空探頭向地面眺望。在太平洋的西岸是中國，東岸是美國。中美兩國的幅員和緯度相似。但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文化，和十二億多人口，美國祇有二百多年和二億多人口。

以前孫兒女年幼混沌，一知半解。現在，親眼看到、親耳聽到、親口嘗到、親腳踩到，才相信中國的確豐富、廣大、淵博。從黃皮膚，黑頭發和棕色瞳孔裏慢慢散發出光彩。

最後，他們在回程的航機上，自言自語：“中國真好，將來大學畢業後，要賺錢再回中國旅遊。”

“那時候，還要追位黃皮黃肉的女孩或男生，相親相愛帶回美國來”我笑笑說。

“那麼請爺爺出六張飛機票的錢好嗎？”

2、牛郎織女

天上閃亮着牛郎和織女兩顆星星。相傳要等到每年農歷七月七日晚上，才能一相逢。我和愛妻當過地上的牛郎織女十三年，而且要每隔兩年才能一相逢，讓我們害得很多的兩地相思。

話說我從1964年開始，剛三十七歲，我妻二十八歲。我們結婚才七年多，正是青春煥發，精力旺盛，情意綿綿，生兒育女的時候。我們却分住兩個國家。事緣當年越南戰亂，當地農業落後，我應聘冒險前往越南，參加農業技術援助工作。留我妻在臺灣，帶着稚齡的兒女上幼兒園。因為我的工作合約是兩年期。期滿後才能回臺灣休假一次，再簽續約二年回越南工作。所以每隔二年，才能回家夫妻團圓幾個星期。我曾續約了三次，農援越南共八年。接着我出國留學回來，又再參與農技援助瓜地馬拉，也是兩年一期，所以計算起來，前後共十三年，才相逢了七次。

久別重逢，恩愛歡樂似新婚。可是當我再踏上征途時，老妻會憂鬱，暗自傷心，有次她懊惱地說：“我來生再結婚，一定要嫁給農夫。郎耕田，女織布，早出晚歸，相親相愛，朝朝暮暮在一起！”“你說對了，上天了解你的心意，保佑了你。你今生便嫁到了農夫。我就是農夫，為友邦服務的農夫，是世界級的農夫呀！……。”我慢慢解釋。她默默低頭，拭淚無語。

直到1977年，我才辭去駐外農援的工作，攜全家來美團聚，當時我已五十知命，她已四十一歲，進入更年期，而長女也已上大學了。

回憶我從小在農村長大，要跟隨長輩下田耕種。少年時喜歡在屋前屋後栽花種菜。長大後進農學院修讀。畢業後進農試場研習了十多年。我深具農耕的實際經驗和基礎理論。農耕是我長期的專長，

也成爲我的天職了。

我樂意幫忙落後地區的農民。輔導他們採用優良的種子、肥料、農藥和農機等。增加農業的生產，改善農民的生活。我覺得這樣做，人生才有價值，做人才有意義。但由此犧牲了我們夫妻的青春歲月，讓愛妻孤守家園。讓我們扮演了人間的牛郎織女多年。但當年她了解我的心意，她支持我。

* * * * *

3、指腹爲婚

正當我先父從南洋發了大財，回鄉買田地建大厦，全家朝氣勃勃時，我也擠來湊起熱鬧。我才在慈母肚腹裏受孕成胎幾個月，好像鷄蛋一般大小，四肢五臟還沒有分化開來，便被大腹便便的劉家大嬸看中意了。劉嬸認爲我慈母懷的是金龜婿（媳），追着我慈母，携手言親，互相指着肚腹，祈望結爲親家，讓兒女出生成長後結爲夫妻。

不久，劉家大嬸生下女娃娃，叫劉齊雲，因爲她父母生齊了十位兒女，我慈母遲了四個月生我，正當我父親的事業東成西就時，名我爲廣就。你齊我就，門當戶對，雙方高興雀躍，便交換紅帖子和金戒子，正式訂下婚約。

我父母住在農村，米谷滿倉，鷄鴨成群，喜氣洋洋，年年節節，多蒸製幾筐年糕，抓幾籠鷄鴨贈送親家品嚐。

親家婆住在縣城裏，做小本生意糊口，兒女衆多，從沒有回贈我們禮品。

二年後，我父親興建的大廈剛初步完工，傳來他在南洋的生意，被人卷款潛逃關店了。家中的財源由此中斷。再二年後，我父親病逝，留下一群兒女，我才三歲，由我慈母一人獨擰，耕田種地過日。家庭經濟由此慢慢衰退。但雙方仍尊重這門親事。

我從小多病，營養不足，長得瘦瘦小小，幹癟癟的。然而我小腦袋有些聰明，我記得約五歲時，準岳父母吃了我家好多年糕和鷄鴨後，值端午節，城裏划龍舟競賽，就在劉家小店後樓外的大河上，我的大姐帶我們兄弟，走去她們的店後，站在欄杆上遠眺河上漂江的大水，來來往往的船隻和幾艘裝着彩燈的花船。我心裏清楚知道那是劉齊雲的家。我乖乖的不敢亂叫亂跑。但我的準岳父母沒有走過來抱我一抱，沒有給我一粒糖果，沒有介紹那位小姐姐是我的老婆，沒有留我午餐。我們在她們家待了二、三小時，便自行回家。我記得一清二楚。

我從幼小，心裏總有劉齊雲的影子，揮之不去。剝奪走不少該我認真習字讀書，蹦蹦跳跳，快樂好玩的時光。

我小時如果做了壞事，家人不說要叫慈母來罰我，嚇我要叫劉齊雲來罰我。我一聽到她的大名，如轟雷貫耳，便立即乖了起來。我自作多情？或自覺心虛害怕？

我慢慢成長，喜歡讀書。我讀城裏最好的省立中學。聽說她上私立的廣益中學。

她是城市裏長大的女學生，比較開放，見識廣。我在農村長大，思想狹窄，老實忠厚，祇知低頭讀書，幫助慈母耕田、飼鴨，三餐清粥淡菜，無錢買肉吃。我常下田撿田螺抓泥鰌增加營養。我們兩家的生活習慣，甚至家庭經濟，差距變得越來越大。

我的劉家岳父仍然主理着城裏的生意，諒全家安舒，生活過得不錯。然而，我家祇靠慈母一雙手耕田擔水，日子過得比較清苦。年節沒有再贈送禮糕和鷄鴨給他們了。我大概體弱膽小，始終不敢

踏進她們的小店去拜問。劉齊雲也沒有下鄉探望我。

直到我讀高中一年級，一個秋高氣爽的下午，我下課回家。太陽仍然高照着我的頭頂。我赤着腳，踩着燙腳的田畦泥路回家，一臉倦容。剛回到家門口，遇到我慈母送一位陌生的婦人踏出家門，和我迎面相逢。

“這位是你的岳母。”我慈母立即介紹我給她認親。

我注視了岳母一眼，趕快擦身衝過，躲進屋裏。不久我慈母送走了客人回來，找到我的房間來說：“她要你去看看劉齊雲，她已長大了。”說完，我慈母又趕快出門去耕種了。

真是，岳母大人給我出了一道難題。我最怕聽到劉齊雲三個字。我心裏常暗藏着她的身影。現在那身影竟顯形在我家門口了。

回想指腹為婚是一種古俗。一般人認為交換紅貼子和金戒子，便算是成婚了。祇等她長大，胸隆臀肥時，租一頂轎子，去抬她回來，熄燈上床，結為夫妻是了。現在，女方要求加齣現代劇，先演場談情說愛擁抱親親嘴。

我大概患嚴重腎虧症，我不敢去登門造訪。我不知如何去應付？母親和兄長也不幫忙我安排。我感覺我們全家都覺得這門親事很無奈。環境迫人，正值八年艱苦抗日戰爭，民生凋敝，能一日吃飽三餐是幸福了，那有閑情說愛。誰還敢去奢望再添些大好喜事呢！

我們再仔細考慮，她是在城市裏長大的女孩，諒是皮白肉嫩，能下田耕作？能吃苦耐勞嗎？可能連麻麥、米豆都分不清楚。我們農家不能養隻金絲雀玩玩的。

我煩惱了幾個月，才使出吃乳的氣力，寫了一封問候信給她。我的書法不美，作文不甜。和她從沒相見，沒說過一句話，不知她美如仙女下凡？或凶如虎頭狗？無情無愛，寫不出火熱的愛情信。然後拜托我的妹妹送那信到劉家小店。我的心裏膨膨跳了二個星期，等她的回音。等到三星期後，由廣益中學的學生輾轉傳來消息，要探聽梅中生曾廣就到底是何許人也？我猜她把我的“愛情信”拿去學校公開現醜了。讓我心裏着慌。劉齊雲呀劉齊雲！你真無禮貌。

我是奉你母親之命和你連絡的，我們有婚約，我不是無聊的騷客。我因此死了那條心，鏟掉我心中的那身影了。不再想念她，不再和她連絡。

我由金龜婿變成一尾縮頭烏龜了！

拖到第二年，我升高二的一個秋日下午，我回到家裏，我母親對我說：“劉齊雲的母親來過剛走，要求和你解除婚約。我們退回她紅帖子。她退回我們的金戒子。”從此男女雙方，互不相干，各聽自由。大事已定，我沒有一點意見。

劉家真狠心，揮刀砍斷那條紅綫，不讓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休了沒出息的龜兒子。猜想會拍掌叫好。

我那年才十七歲，被離婚掉的一男人。當年離婚是件衰事，被別人離婚更衰。我衰得如此早歲，衰得如此狼狽。其實我沒有和她見一面，沒親一次嘴，無緣無情，根本一絲半綫夫妻關係都沒有，不算是什麼離婚吧！？

我慢慢定下心，精壯起來。我猜，諒是女方估錯了我家，以為我家沒有指望。但是，我認真讀書，上全城全省最好的中學。老實忠厚，立志上大學留學，要得學士、碩士、博士。祇因我父親早逝，靠慈母耕田過日，辛苦一些。但一日三餐吃得飽飽，還有良田多畝，大廈一座。它曾借給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及省立梅州女子師範當校舍，諒不比劉家差。

也可能我猜錯，女家認為她不會飼鴨養豬，不會捲起褲脚下田，會拖累了我家，及早切斷紅綫，好讓男女雙贏。女方是一片好心，但她們沒有說清楚明白。

我回想，還要鞠躬感謝準岳母。因為離了婚，才能讓我一身輕，高飛遠走廣州、上海、臺灣讀大學。假如當我高中畢業後，女方迫我要和她結婚，我抱着一位嬌妻，便很難高飛的。

或者女方可以在和我結婚後，她雖不知耕田，可讓我進城跟女家學做生意什麼的，慢慢扶起我倆小口子獨立生活。

再或者我去上海、台灣修讀医学院时，接她出来读医学院附设

免費的護士學校，然後升為醫院護士，待我醫科畢業後，再建立起恩愛家庭、關燈上床，生兒育女。

天無絕人之路。路是人走出來的。但是人們都大短視、悲觀，錯估了環境。

俗語，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時光一年一年的過去，我苦讀大學留學畢業，學得高深知識，工作慢慢加重，應聘任駐國外技師，一步一步地平步青雲，最後移居美國，晉升為金山蕃客，口袋美鈔滿滿。我要回故鄉探親去，我化身為金山歸僑。家人譏笑我是金龜客了。

中國人認為龜類能長命百歲。不管烏龜、黑龜、白龜、金龜，都是好龜。

待一九八六年，我已六十歲，離家四十年後，回鄉拜祝慈母九十大壽生日。家人叫我去看看劉家。我不答應去示威或去形容別人。各人自有各人的幸福。直到我要離開故鄉回金山的前一天，我想通了。劉家準岳母曾約我去探訪劉齊雲的。現在雖遲了四十多年，難得回鄉，也應該去拜訪一次。君子報恩，四十年也不遲。我背着照像機，大大方方走到劉家老店門前，鞠躬行禮，訪問了一番。

可憐，當解放後，劉家被列為奸商，掃地出門，店產早就被迫賣掉。現在不知劉家搬去何處，下落不明。我傻看着老店的後樓，祝福劉齊雲長壽富貴。阿爾陀佛！

我原意是想請求劉齊雲，今生無緣，沒有一起去拜月下老人，不能結為夫妻。今日我們一起去拜關帝廟，結為同年姐弟，笑叙舊日良緣，懇談來日快樂健康。多棒！！！



4、不肯服輸 的野兔

當我的父親從南洋發了財回到故鄉，本來祇打算在村旁的山邊建造二排矮屋住一住。先聘請一位通曉地理風水的堪輿師，仔細堪查了那四周的地形山勢以後，指出那山崗顯有三伏三躍的狐狗靈勢，要建座巨廈，伸展到半個山崗去，才能接受到那風水靈氣。（注：狐狗是野生在華南丘陵地帶的狐狸狗類，性狡黠，能奔善竄，四出獵食蛙、蛇、鳥雀、鼠兔和家禽。）

我是兔年<1927>在那剛建造好的巨廈，叫守成居出生的。那巨廈內有十二根石柱，十二座廳堂，十二座拱門，十二口天井，和一日十二時辰相配合。經卜卦算命師的考證，查出我的命屬於向外奔竄的野兔。

我的命被注定是野兔？童年在家做家兔時，可能心靈遭受那凶惡的狐狗的蹂躪。要抓我去當那守成居新廈落成的祭品，害我病得死去活來。

在我初生後，夜夜啼哭不停，吵得父母心煩。父親便寫了好多俗文：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位夜啼娃，過路君子念三遍，安眠善睡到天光。

當我一兩歲還在咀吸母乳時，慈母常吃白水煮豆角菜過餐。父親在南洋的生意倒掉了，家裏力行節約。沒有魚，沒有肉，更沒有多種維他命等好吃。有人說：“豆角質底冷，多吃了還會‘過乳’”，由母乳過濾入我幼小的腸胃，引起我下瀉不停。瀉出來的便液和豆角菜一樣綠綠的，瀉得我剩下皮包骨。

我不斷脫頭髮，也掉得沒有眉毛，滿臉皮繡肉瘦。神媒說我命歪，不能跟慈母一起住在守成居長大，必須賣給遠房的人。慈母愛我疼我這弱子，不肯真賣，祇能假賣。說好假賣給第三房的遠親慈熊嬸姆收養。擇日假賣時，先把廚房裏的大鐵鍋移開，把我這娃娃

從鍋竈的大座口放下去，由大燒柴口傳接出來，好像是嬰孩重新生出。慈熊嬌伸手從那燒柴口外接我這娃娃去，旁邊有人做娃娃的啼哭聲，接着便殺鷄燒酒慶我新生。但我祇是假賣，實際上仍然由我慈母撫養。也許這椿的假賣和再生，騙過了命運的惡神和那虎視眈眈的狐狗，讓我苟延殘喘了一些歲月。

我生長到三、四歲時，仍然常常生病，病得精疲力竭，睜睜盹盹，沒有人照顧。慈母一早出門種田，辛苦到半晝才回來。有時她掀開蚊帳察看，我隨着帳門倒下去，無知無覺，病狀極是淒慘。

那時，我父親咳喘多年，病得很重，不久便逝世了。慈母新寡，心境悲傷，肚子裏還懷着我的妹妹，又要忙家務，忙田地，沒有心情和時間來仔細照顧我這病子。

我想，我自幼便染上了肺癆病，經年累月，病得瘦骨嶙峋，幾乎養不下去了。有好多次，一連昏睡了幾天幾晚不會醒。又催又叫也弄不醒，白眼凝視。慈母摸摸我這病子的心窩，幾乎感覺不出有心博跳動。趕快傳呼犁田師傅叫葉山輝趕來，他懂得一點中國古方針灸。用三支鋼針刺入我的鼻梁，最後刺醒了我，好像從地獄門救了回來。

有些神棍說我是被鬼魔纏身，才弄得性命難保。慈母抽閑去請來神士作法，在我床頭的方桌上設立△△老君的神位拒妖，灌我吃符卦水。可是，我仍然常常生病。那神士帶走了大部份拜祭神位的祭品，祇留下一點給我吃得很香很甜，好像比符水更能滋補我的病體。也許△△老君的法術鎮壓着妖魔，由此，畢竟沒法奪去我的靈魂和生命。

我常常病倒，被關在卧房裏，不准出門，躺在床上，零丁孤苦，兩眼直瞪着卧床的頂架。祇有床頭香爐中的△△老君神牌。和牌位前的殘香斷燭與我作伴。時間過得真艱苦。慈母一早出門去做工，戽水，灌田、除草、挑土糞、割稻……忙個不停。有時半夜才回到家，想起床上躺着發高燒的兒子。趕到床頭來看我。我還能聞到她身上的汗酸味道，和看到她起了白鹽霜的上衣。她會捧來一碗稀粥，

命令我自己拿着吃下去。她轉身還要去忙着做全家的晚餐。飼養牲畜……。當她忙完了，洗好了澡一上床，便呼呼呼地睡着了。

生病時，根本沒有去看醫生，沒有吃西藥。有幸當慈母有空的時候，會燒兩三碗湯藥叫狗耳草加點黑砂糖服吃。那些帶點腥味的草藥和甜味的砂糖，確實有滋肺潤心的感受，我可以一大碗一大碗的吃，吃得額頭冒汗。

我有時睡到半夜，忽然發起高燒。輾轉不能入睡，哭哭嚷嚷，把身旁疲倦的慈母吵醒。她顯得不耐煩，又不得不爬起身來，跑去廚房捉二隻大蟑螂蟲，去掉頭腳和翅膀，放在飯碗裏，用菜刀柄搗成糊，再沖入少許冷水，強迫灌我服下。然後把我埋入被窩裏，她一面倦睡，一面用雙手和雙腳壓住棉被的四周，把我悶在棉被裏。我悶得要命，透不過氣來，拼命掙扎，掙出了一身大汗。第二天起床，燒確實退了。不知是蟑螂的功效？還是流了汗的功效，慈母早已不見蹤影，跑去做工了。我自己會糊裏糊塗吃了早粥，背着書包，拖着虛弱的身體上學。

有時久燒不退，無醫無藥。慈母會背着我去找族中老婦人替我抓痧。用成人的指掌力量，在我皮包骨的頸項四周，猛扎猛拉，抓成凝血斑斑。我總會拼命掙扎，掙扎得汗流夾背。第二天，病情減輕，我又得伸着滿是蟑螂疤痕的頸子上學去。

我進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身體又瘦又弱又小，經常流涕又咳喘上學，可憐兮兮的。老師不准我上體育課，不准我混在大伙兒一起去踢球搶球，不准我去旅行，不准我去公共體育場參加慶典。有幾次給我混入出發隊伍，混出了校門。但當隊伍進行到半路，還是給老師認出了我這弱兵殘卒，抓出來叫我自動轉回家去。我衰衰的回家，遇到慈母正在種菜。我向她表示，我不怕一次二次的失敗，我最後要健康起來，和其它同學一起踏出校門。

以上是慈母的口述。她已經是九十二歲高齡了，記憶力還好，腦筋還清楚。

現在，回想我那時多災多難的稚齡童年，沒有足夠的營養，沒